



金 凤 凰 文 艺 丛 书 二

山 水

Shanshanhuishuizongguangqing

总 关 情

◎ 刘晓航 著



丛书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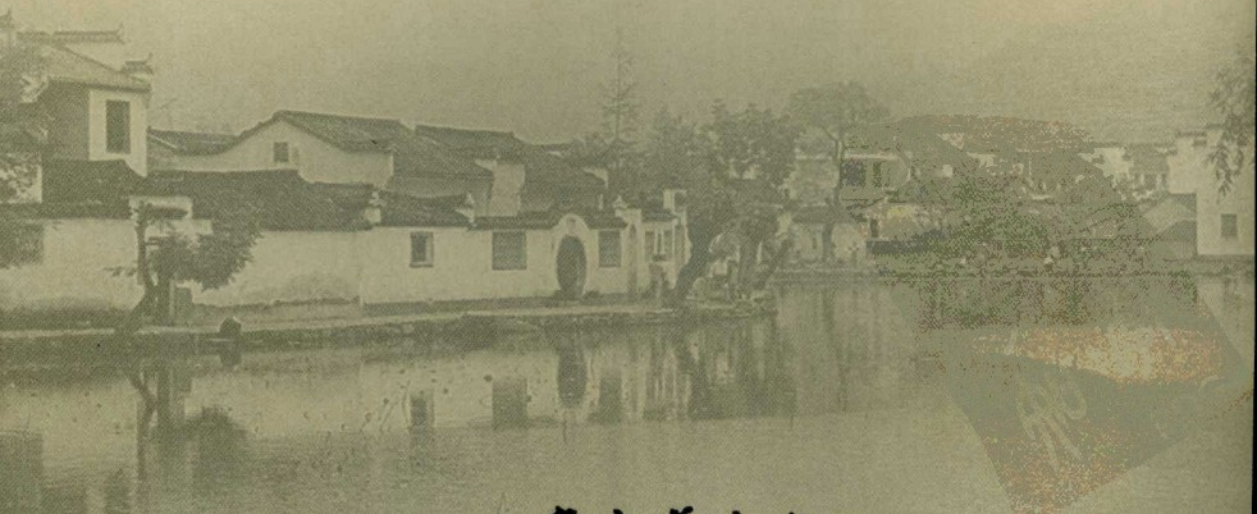
刘 明
书 剑
平 玲

文联文艺出版社

金 凤 凰 文 艺 丛 书 二

◎ 刘晓航 著

山、水、总关情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山水水总关情/刘晓航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7.8

(金凤凰文艺丛书. 第2辑/刘书平, 明剑玲主编)

ISBN 978-7-80171-948-5

I. 山… II. 刘…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9769 号

书 名	山山水水总关情
作 者	刘晓航
责任编辑	潘爱平
装帧设计	李生云 陈文群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武汉珞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8
字 数	212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 元 (全 10 册)



第一辑 沉醉在山水之间

- 3 永远的乡音
- 5 沉醉在山水之间
- 7 又泊枫桥
- 9 正在消失的风景
- 12 风从田野上吹过
- 15 石头倾诉的岁月
- 18 浸润在乡愁中的古镇



21	寻找漂泊的起点
24	在民间艺术的门槛上聊天
28	中国最美丽的乡村——婺源
31	去婺源看古树
35	宏村——中国画里的乡村
37	小城玉山寻古
39	铅山访瓢泉
41	他乡铁画
44	出水的古莲花——皖西浮山
47	陋室与霸王祠
50	情钟老街
52	寿县一日
54	金陵寻访“大宅门”
57	藏在古巷中的清真寺——仙鹤寺
60	走进上海老街
63	乐往文庙淘旧书
66	上海石库门
71	犹太人的上海家园——摩西会堂
74	海派旗袍的花样年华
2 78	东方威尼斯——周庄

- 81 雨中的同里
- 83 古桥之乡——角直
- 86 茅盾故乡乌镇行
- 88 绍兴的桥、船、酒、帽
- 91 吴山越水乌篷船
- 93 鼓浪屿的名人故居
- 95 古镇安海
- 98 福州的三坊七巷与名人故居
- 100 闽西客家土楼
- 103 魂归沱江
- 106 永远的边城——茶峒
- 109 六千里路云和月
- 112 神秘的地下村庄
- 115 晋商的招牌与幌子
- 118 骑驴游平遥
- 121 金秋访大寨
- 124 秦川风土情
- 127 绝色丹巴
- 130 昙华林 75 号——北洋水师幸存者翁宅
- 133 十里荷风话洪湖

- 135 | 摆手舞·西蓝卡普
138 | 带女儿回乡去
140 | 过年在乡下
142 | 独辟蹊径淘旧书
144 | 朝秦暮楚竹溪行
147 | 南岸嘴——已经消失的老街
150 | 红烛化作火凤凰
154 | 京山戒石铭碑
157 | 一座城市历史的消失
160 | 从临清到聊城——北运河剪影
168 | 南陵忆旧
175 | 寻访最后的开封犹太人

第二辑 走一路,吃一路

- 185 | 粗茶淡饭的日子
187 | 母亲的腌香菜
189 | 京城有家半亩园
191 | 千种风情话豆腐
193 | 春在溪头荠菜花



195	难忘家乡菜
197	徽州小吃
199	腌鲜鳊鱼
201	宋嫂鱼羹
203	李鸿章杂烩
205	遥远的乡愁
208	指头粗的面,碗口大的馍
210	山西的面食
213	晋陕民俗——花馍
216	开封鼓楼小吃
218	湘鄂西土家小吃
220	饭局
222	男子汉,下厨为乐
225	活水煮活鱼
227	三伏天涮火锅
229	武汉热干面
232	武汉人煨汤
234	黄州东坡菜
237	闽西八大干
239	沙县小吃

- 241 米歇尔的中国口味
243 丝绸之路上的美味小吃
246 怪怪的菜名

第三辑 汲来清泉品新茗

- 251 平生最痴茶
254 踏雪鄂西品茶
257 星村论茶
259 山乡的茶亭
261 尧坝的茶馆
264 古城飘雪
268 婺源观茶道表演
270 磁器口的茶馆风情
277 汉口与中俄茶叶之路

第一辑

沉醉在山水之间





永远的乡音

生活在故乡的怀抱里，是难以体验到乡音的亲切的。当你在异乡偶尔听见一声熟悉的乡音，你的心头便会拂过如沐春风的温馨。

早春二月，京郊天碧草黄，樱桃沟山涧里冰雪未融，卧佛寺古柏的枝桠上已绽开点点新绿。此时香山的游人寥寥，在曲径通幽的禅房前，三五游客坐在石椅上小憩，从他们的言谈中，我听见的竟是久违的乡音——清畅、甜绵……我不由上前搭讪：“你们是芜湖人？”他们会意地一齐问我：“你也是？”啊，原来这几位是芜湖重型机床厂的工程师，赴京观摩一个国际机床博览会的，拨冗来香山寻觅古都春天的脚印。我们立刻聊起镜湖的烟柳，十里长街的改造……那漫长的登山古道，似乎短了许多，直到群鸦归巢的薄暮，才互道珍重，分手离去。这平淡的乡音，化解了陌如路人的冷漠，唤起彼此间一腔热诚的乡情。

这些年我身在异乡，在每天不绝于耳的他乡方言中，我渴望听到茫茫人海中一声亲切的乡音。老朱是一位老船长，他是喝青弋江江水长大的，儿时在江边卖油条、捡破烂。解放后成了新中国的第一批海员，跑了大半辈子的川江，峡江的风雨染白了他的鬓发，他熟悉三峡航道上每一盏航标灯，他至今乡音未改。他



是我家的常客，他很怀念当年芜湖小鱼小虾的便宜，“耿福兴”的煮干丝和虾籽面。但故乡也失落着他的悲伤：他的双亲都是在1958年刮“共产风”时饿死的。他每隔几年都回去扫祭。近几年他却不回去了，他叹息乡下人都跑到城里来打工，连田也不想种了。

1995年春天，我参加了武汉大学孔祥桢教授的葬礼，这位老会计学家因操劳过度而病逝，他也是一位芜湖人。我是1985年，在武汉市一次企业改革的研讨会上认识他的。当时他吸引我的，不仅是他渊博的学识，还有那一口浓厚的芜湖话。会后，我和这位老前辈成了知己。他老家在芜湖的富民桥，上的是萃文中学，抗战时学校迁往湘西，以后就再没有回去过，他很怀念老校长万寿榕先生，以及凤凰山上欧式风格的校舍。那天葬礼，在珞珈山上的安徽籍师生去了不少。我们向孔老师的遗容三鞠躬以寄托哀思。我耳边仿佛响起，几年前我陪他在崇阳金沙山庄度夏。在牛铃摇响的暮色中散步，他以侃侃絮叨的乡音，谈同一条江上的两个城市：武汉——芜湖。

普通朴实的乡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乡音，它是乡愁的外壳，是一杯异乡才能发酵的醇酒，它滚烫地流淌在我们每一个游子的血脉中。



沉醉在山水之间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的嗜好第一是读书，第二是旅游。听冷雨敲窗，品一壶茶，执一卷书是乐趣；到大自然中去跋山涉水，栉风沐雨，寻古探幽，返朴归真，其乐无穷。

我在学校工作，有寒暑假，故有充裕的时间去旅游。妻子女儿很理解我，知道“关在书斋里是写不出文章的”，故不阻拦我的每一次“远游”。1992年盛夏，为撰写《美丽富饶的长江三峡》一书，我背着行囊独自西行采风。我登上中堡岛，谒访黄陵庙和秭归屈原祠，沿着美丽的香溪河，去兴山宝瓶村参观昭君故里。然后我取道黄粮乡，一睹“藏在深山人未识”的高岚秀色。那晚我投宿在水月寺乡的一家小旅店，晚餐是一大碗新鲜的包谷糝，一碟酸泡菜，开胃又可口。店主为我汲山泉泡新茗，窗外山高月小，萤火点点，村犬的吠声，何等鲜畅。

我向往名山大川，更喜欢去那些人们不常去的“冷点”去旅游，以一个文化人的眼光去读它的青山秀水和纯朴的乡风民俗。1995年夏天，我和《武汉晚报》记者艾杰应江西玉山县旅游局邀请，去南清园景区看秀峰奇景——“蟒蛇出洞”和“司春女神”，在途中被暴雨浇成落汤鸡。山中无处躲雨，听任狂风暴雨的抽打，待爬到山顶，太阳又出来了，烈日将我们淋湿的衣衫又烤干了。



我们游兴未酣，下山后还去寻访藏在这座小县城深巷内的两处古迹——清代的县考棚和徽商的遗迹“旌德会馆”。

我每到一处旅游，都要寻找那里的“老房子”，那一栋栋老民居，是我们祖辈生活的痕迹，它展示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习俗与情趣，是一部由砖瓦垒成的历史。我去过昆山的周庄，绍兴的柯桥，皖南黟县的西递和宏村，江西婺源的延村，屯溪的老街，泾县黄田的“洋船屋”，陕西祁县的乔家大院，定襄河边的“阎锡山故居”。这种老房子一天比一天少。我痛心疾首地望着老房子的一堆堆断砖碎瓦，取而代之的是钢筋混凝土建筑和“人造景观”，我写了不少文章大声呼吁“救救老房子”。

我每一次旅游归来，都带回一些值得纪念的东西：一把壶，竹根雕的小玩意，一簇树叶，几颗石子，更多的是写文章的素材——沉醉于山水之间，对历史和人生的感悟。





又泊枫桥

36年前的一个冬日，新雪初霁，“大串联”的狂潮将我席卷到苏州，我去寻访那座江南名刹——寒山寺。

我被寺前的景象惊呆了，寺门紧闭，几堵断壁上刷着鲜红的大批判标语，我攀上断壁的缺口，呼喊开门，只见从僧房露出一张惶恐的老脸，他慢慢踱来，对我们一个深礼，漠然道：“阿弥陀佛，万事皆空，什么都砸了，各位请回吧。”我和几位陌生同行者央求：“我们千里迢迢慕名而来……”老僧连声“造孽，造孽”，开了寺门放我们进去。

正如老僧所言，这座千年古刹，早在几个月前，被红卫兵砸得稀巴烂，殿堂空空，可怜那些泥胎的菩萨粉身碎骨，遍地狼藉。我去寻觅那些唐宋以来留下的诗碑，大多被砸得面目全非，还有的整块被石灰涂抹了。我半跪在这些伤痕累累的诗碑前抄录诗文，我终于找到那块张继的“枫桥夜泊”，它虽然遍体鳞伤，但依稀可辨，据传原为文征明书，清代俞曲圆重写勒石，保存至今，正是这块。我立在这块残碑前长吁短叹，为它愤愤不平。不经意一抬头，只见我面前站着一位少女，和我一样在抄录这些残碑，她是位典型的南国少女，苗条的身材，厚厚的嘴唇，肤色微黑。在那一瞬间的互相盼顾，我们立刻找到一种相互的理解。她自



我介绍姓林，家住厦门鼓浪屿，刚读初三，“文革”就开始了，她来苏州是专程造访寒山寺。看来我们都热爱文史，便立刻热烈地交流起来，抄录完那些诗碑，从门缝中可窥见一口古钟仍奇迹般被保存下来。

渐进黄昏，我们怅然离开夕照中的寒山寺，来到枫桥边。江南常见的极普通的石拱桥，麻片石凿成的拱圈历经千年风雨，横卧在古运河上，桥石泥缝中绽出几丛枯黄的蔓草。这就是枫桥：没有月色，不见渔火、客船，在冬日残阳下，桥边古柳上，传来几声归巢晚鸦的聒噪，透出天涯孤旅的凄凉。

返回姑苏城的最后一班车来了。她早已购好当晚南行返闽的火车票。我们相互留下地址，道别那一刻我竟萌生出一种难言的离愁。

以后我们通过几封信，诉说着世事人生，隐隐流露彼此的思念，并约十年后重聚于枫桥。斗转星移，以后我们失去了联系，10年过去了，20年过去了，我没再去过枫桥。

1994年三月，我有机会重游枫桥，泛舟古运河，小桥流水，桨声灯影，聆听古刹钟声。寒山寺和枫桥修葺一新，寺内香火隆盛，重刻的历代诗碑前游客如云。身披袈裟的寺僧手持大哥大正与中国旅行社洽谈接待外宾业务，花两块钱可乘画舫小艇绕枫桥游弋一周。收录机里播放着“枫桥夜泊”古筝乐曲，却没有了天涯羁旅的忧愁。岸上古镇深巷的音响正在播毛宁唱的《涛声依旧》：“带走一盏渔火/让它温暖我的双眼/留下一段真情/让它停泊在枫桥边……”那位姓林的南国少女现在何方？我想这些年来，她一定重游过枫桥和寒山寺，虽然天各一方，杳无音讯，但在我们心中都珍藏着在那个荒乱年代，在枫桥边的相遇相知。